

红豆生南国

李丹崖

红豆生长在阳光明媚的南方,从色泽上就可以看出来,表皮油赤,色中带紫,光可照人。举近来看,总让人想起戏曲中的关公,那标志性的红!关公是忠义的代表,红豆小小的一粒,赤红一点,如火球,似积攒着巨大的能量,一定是正能量。犹记得少年时走夜路,家里人会事前准备一个小布袋,里面塞上一小把红豆,据说,可以驱邪。

后来,在日本,看到很多人喜欢吃红豆饭。所谓红豆饭,也就是把红豆与大米同煮,煮出来的饭呈现一片赤色,红豆倒是不改其色,米饭则稍红,红豆的红渗透到了雪白的米饭中,很是好看。日本人只在一些重要的节日才吃红豆饭,他们认为红豆饭中有极其吉祥的寓意,所以也拿红豆饭来祭祀先祖。

有一次在云南开一个笔会,在丽江的最后一天,将要与大家作别,践行宴设在一处靠山的酒店里,佳肴尝尽,上来一个木桶,也装着红豆饭,原来,吃红豆饭的习俗云南自古就有,不是日本首创,说不定,也是从中国学去的。不管怎么说,红豆饭的吉祥寓意是大家公认的。

红豆饭确实好吃,米吸纳了红豆的色泽,也吸纳了红豆特有的香气,香之又香。在丽江那次,我吃了两大碗,服务员在上红豆饭的时候,说了这样一句话:云南人一般是在依依惜别之际,才会上这道红豆饭,这证明会常常思念着大家。

那顿饭,宾主尽欢,因为红豆饭。

红豆有两种,一种是赤小豆,在民间,俗名“红豆”;另一是王维诗中,“此物最相思”的那种,曰:相思豆。两者是同名不同功用的东西。红豆是美味,相思豆则有毒,相思可不就是微毒的思想运动?千百年后,时至今日,人们已经把可以食用的赤小豆也当成了可以承载相思之物,真是实用主

义加浪漫主义。

在吾乡的一处私人博物馆中,曾见到有人搜集的清朝的香囊,有一款香囊是道光年间的,香囊的顶端,有一小串黑黢黢的小颗粒,我伸手去摸,被店主制止了,他说,别摸!那东西一碰就碎了。问他何物,答曰:红豆。不难想象,这只香囊一定是情人之间互诉衷肠的馈赠。

赤豆糊,也是一种让人回味悠长的吃食。一次在省城的经济广播做节目,结束时已近午夜,有点饿了,无处觅食。主持人看出我的心思,他说,戴着耳机就听到我肠鸣阵阵。我顿时不好意思,他请我在大剧院门前吃了一碗赤豆糊。那红豆的沙甜,桂花的馥郁,一碗绵稠,让人好不畅快,那晚的节目,我们聊了什么,早已忘记,却记得那碗赤豆糊的香。

提及红豆,不忘旧时吾乡的一种习俗。少年时,每到春节,约莫是正月十五前后,做外婆的都要给未成年的外甥做一种叫“小狗”的吃食,有别的地方也送“青蛙”,全部是用面来做。面,就是做馒头的那种面,捏成小狗或青蛙的形状,在眼睛处,一定要装点两枚红豆。雪白的面食,因为这两粒红豆,立时画龙点睛。送小狗或青蛙,都带着浓浓的祝福和希冀在其中,目的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,大红大紫,名噪一方。

红豆是古老的豆类,它也是中国最早开始种植和食用的豆类,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。它晶莹如珊瑚,一粒粒耀眼的红自带光环,旧时,祖父在四川做生意,常年不在家,我家篱笆院外常有几棵红豆在生长,祖母常用它穿上线,挂在耳垂上。

后来,待我成年,读到“把酒祝东风,种出双红豆”,再想起祖母,不禁莞尔。



传承 孙世华 摄

周太公

董改正

那扇窗,似乎从未打开。雕镂尤美,白窗纸后,影影绰绰的生活已经淡去,淡成乡愁,淡成情怯,淡成一句疏影横斜的浅白: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眼望着别处,整个世界只倾听你的回答。他其实很在乎。

我没有绮窗,也没有窗边的梅。小院内,栽几株桃李杏,还有泡桐、槐树和椿树,泡桐是鸟雀衔来,椿树是木材,果树不是用来看花的。记得一抹初红上小桃时,每日上树能千回。手能够到之处,杏未及黄过,桃未及红过,就早早医了馋。麦子熟后,花喜鹊闹在杏树绿荫里,啄下一枚金黄,甜得心碎。我们兄妹几个,轮流守株待兔。

梅是没有果实的,木质疏松,不宜梁柱桌椅,是以故乡庭院,绝少梅树。村头水井旁,有一株老梅,遒劲枯瘦,冬来叶落,有宋人画意,可惜无花;夏季却枝叶披拂,简直就是繁盛了。而每年雪后,半醒之间,总能模糊嗅到淡淡梅香,深嗅却无。那是邻居周家院内的红梅开了。

周家庭院颇大,却寂寥得只剩鸟雀聒噪。主人是个老者,寡言肃穆,常在院内看书弹琴,琴是木琴,很旧,却也配合了他的长衫长髯。我隔着自家院墙和他家院墙,远远地看,静静地听,一老一少,相伴度过许多时光。我的身后,青虫自挂于槐叶,阳光下虫丝晶亮,槐花一束束,开得白香。

有时,他会打开院门,淡然看着敲门有求的乡邻。他们谦卑地笑着。或是牛丢了,或是银戒指丢了,求他告知。他肃然而坐,结合事因,分析去向,然后笃定指出失物所在,多半准确。他从不邀人坐下,后来我才知道,他不是孤傲,而是性情。

那一日,红梅映雪,他吹笛树下,缠绵如诉。我立在墙头,手里拿着雪球,呆立如雪人。一曲终了,他看见了我,朝我招手,我迷迷糊糊地进了周家庭院。

红梅靠窗,窗木暗红,雕镂人物鸟兽。他指着梅雪问我:“能诗么?”我摇头,他也摇头。他以古音颂林和靖诗,王维诗,我只觉悲伤,怜悯地看他。他问我:“叫阿源?”我点头,他也点头,说:“很好!很好!”他折梅送我。

一日放学后,听母亲说周家太爷接走了,去了香港。门锁了,院子更空了。梅开得寂寞,雪已经化了,满树花朵对着冬日晴空,热闹而宁静。鸟偶尔叫一声,惊了我,也惊了小块未化的雪,扑簌簌落下。

我一直幻想会收到他的信,短笺竖行小楷,笔迹淋漓,托我帮他看看: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但一直没有,直到我也离家,直到他的绮窗梅,进了我的梦。

在我生活的小城,梅很常见,黄梅、白梅、红梅都有。一日兄妹聚会,我说起周家庭院绮窗和红梅,他们都不记得了。

故园窗影

季勇

春风拂窗,往事入窗而来。

清晨,宁静的小乡村醒了,挂起面面窗帘,木窗扇扇推开,扣上风钩,清风徐来,清新自然。待朝阳初生,晨光缕缕透窗而入,催我上学,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

学校的窗关上了,心里却念着另一扇窗。我挎包奔向路边小店,一口气抢到店前,趴在窗台上,挑选零食。选中几样后,盘算零花钱是否够用,几番计算,买上两袋,一袋路上解决,一袋留到家吃。店主人一手递物,我一手给钱,窗户间买卖成功。我手拿零食拆袋开吃,边吃边蹦跳在田埂上,一路欢歌。

我坐在窗边写作业,夕照光影重重,恼人心思,写一会儿望一下窗外,云儿飘浮,鸟儿啼叫,小贩叫卖,心里像猫抓似的。我实在忍不了了,立马拿钱奔出去追卖肉包子的小贩,错过了又得等几天。我在路上三口两口下肚,回家继续倚窗而坐,心里踏实多了。

队里的小店在店主人家中,店面是一扇窗,开窗营业,关上了也可敲门喊。我动身前远望,若望见窗框冒出来,立即脚下

生风奔去。我站在窗口大喊:“买东西。”里面随即应声:“来啦。”相听两不厌呀!

窗户也可传话。我找伙伴玩,隔窗大喊,有时会招来几声狗叫,当然不怕,我在窗外呢!伙伴听得是我,马上出门玩。若家中有事,父母让我喊乡亲,我不好意思地站在窗边喊人,他们闻声赶到窗口,听我说出请求,放下活紧跟而来。队里若有看电影之类的活动,有人会在大埂上大声通知,响声穿过窗户直到耳畔,我顿感惊奇,停下跑到窗边再确定一遍,确有其事,心中欣喜,今日有好戏看啦!

夜晚,乡村入睡,一片恬静,我在小院里寻思夜空的神秘,聆听昆虫们的低吟,心生困意,回屋睡觉。我关上窗户,窗帘不想放下,躺在床上望向窗外,窗影婆娑,月光皎洁,想入非非。渐渐的,我便融入这温柔的月夜中,悄然入梦。

风雨打窗,隔一段时间,母亲就喊我擦窗户。我站在凳子上,用抹布从上到下,里里外外擦一遍。我讨厌擦玻璃,总是越擦越觉得脏,母亲支招用报纸擦,玻璃亮了,我写毛笔字的纸少了。窗帘,母亲会隔几个月拆下清洗,窗风吹起,清香满屋。若窗框油漆脱落得多,父亲会统一将所有的窗户再刷一层漆,漆是绿色的,希望是新的。

时光悠悠,木窗难寻,那份简单淳朴的乡村生活更显珍贵难忘。每当想家时,那一扇扇窗徐徐打开,窗影弄景,如画如梦,乡情满怀。好想再回到故乡,望窗忆趣,推窗思往,留下一颗游子的心。

